思旋天地 思旋

望今年實施強積金收費封頂

天公不作美，罕有地五月天掛紅色暴雨警告訊號又掛三號強風信號，真要大嘆一句「奈何天」！常言道「五窮」似乎只用在股市中，但如此惡劣天氣，對零售、旅遊、飲食等幾乎百業皆受影響。今年全球經濟下行，香港豈能獨善其身？據聞倒閉破產數字陸續有來，不在少數，做老闆者當然憂心忡忡謹慎萬分；打工仔也緊握飯碗怕丟掉，市面漸見蕭條。

如此惡劣環境，好消息欠奉。若然真要揀一個較受歡迎者，就是立法會大比數通過強積金新條例：引入核心基金，收費封頂。強積金限無封頂式「抽水」，本港僱員「止血」受小惠，總算是好消息。可惜實施日期未定，期待香港如此高之行政速度，希望在本年度能實施。環顧強積金實施至今快十六年，種種條款特別是管理收費備受批評。事實上，十多年之政策早需要檢討，與時俱進，令打工仔真正受益，令市民真正老有所靠。其實，包括公務員在內也是受益者，若然如是大家都happy，何樂而不為？

華人投資喜買磚頭。近年來，股票市場興旺，轉而投入買股票的資金漸多，包括大媽在內，股民人數日漸龐大，不過，股民在股市投資的常識有待加強，才能令回報增加。不過，「一命、二運、三風水」，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市場翻雲覆雨，真正能獲利者似乎並不多。回頭講「五窮、六絕、七翻身」這句警世語，究竟你在「六絕」後才入市抑或「五窮」時逐步入市呢？可要考考你的智慧了。

華人喜買磚頭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樓市的升跌盛衰因素複雜，最近常困擾市道者，似乎利息升跌影響頗大。其實，我以為最重要還是經濟前景的影響，如果經濟下行，購買者入息下跌甚至失業，這才是置業者最重要考慮的因素。曾幾何時，我曾勸導有意入市置業者，特別是剛從學校進入職場的青年，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實力，量力而為，否則過度借貸，如果環境有變，生活有壓力，自身財政支出無法負擔，最終血汗錢付諸東流甚至一生負債的話，又何來講究提升生活質素呢？最重要是一旦經濟有改變，就職收入是打工仔最常警惕最需要考量的關鍵所在。不經不覺，二零一六年將過去一半，我們也是時候在半年作一小結了。

發式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突如其來的事情

有時我會在想怎樣過自己的生活？相信很多人也希望擁有一個奢華的生活，擁有自己的物業及家庭。對於自己來說，以前的我可能也有以上的思想，但人大了，很多在生活上預計不到的事情出現，倒不如過着平凡的生活也不錯。不過，就算追隨着平凡生活的概念，也未必一定可以過得平凡。

在生活上，每一天實在有太多不同形式及大小的衝擊，無論在工作上也是，在生活上也是，就好像近期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在身邊出現。

早前一位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朋友，年紀輕輕因為感冒菌入了內臟而引發器官衰竭後離世，一班圈中朋友也感到非常可惜，更加覺得原來有很多東西只是小小的問題發生，便可以引致一個生命的結束，我們唯有好好地保重身體，免受到細菌侵襲。

另外一位自己很尊敬的親友，雖然她年事已高大概九十歲，身體一向非常健康，但早前發現身體患上癌症。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不期然地問了一句：「為什麼她到了這個年紀，還要經歷這些辛苦的病痛？」經過半年時間的治療，今天早上收到她女兒的短訊，原來她已在睡夢中離世。當我看見這個信息之後，腦海湧現了十年前她跟我說的一些話，記得當天，在祖母的喪禮上，她很有心地前來幫助，摺了很多金銀衣紙給祖母，她還跟我說：「你為祖母辦的喪禮做得不錯，相信你祖母也會感到安慰。」得人恩果千年記，我也希望為這位尊敬的姑婆做點事。

但不知道近期為什麼，接二連三收到不好的消息，在得知我的姑婆離世消息的下午，又接到曾經自己最初到加拿大讀書時候照顧我的姑姐姑丈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消息。

最初我到加拿大求學的時候，人生路不熟，得到了他們的好好照顧，姑姐每天準備健康的食物給我。他們就恍如我的親生父母，所以當收到這個消息之後，感覺很震驚。但原來這件事已經發生一個星期了，因為他們不想我擔心，所以才遲了一點才告訴我知，他們經過多次手術之後已經穩定下來，而且他們意志力非常強，所以康復的進度也很快，在此希望他們早日康復。所以在我們生活上很多事情也預測不到，只好開開心心過着每一天。

聊易談經 汪雙六

震卦

暴雨在窗外轟鳴。我和一位副縣長圍坐在一家酒店裡，商討他下一步的仕途方向。當他全身起立，抓起三枚錢幣鄭重地舉向天空時，頭頂突然發出一陣震破蒼穹的驚雷巨響，賊亮的閃電像天空噴火一樣把我們照得面面相覷。在雷鳴電閃之中，他搖出了一個「震」卦。我說：「結論已經很明顯：占震得雷，天助人願，震為雷，為動、為侯、為龍、為東方，又有震驚百里之威，待到來年農曆二月初二日龍抬頭的一天，你必定會在百里之外的東方，升任一把手縣長。」他雖半信半疑，還是滿臉喜悅地感歎：「這個雷打得確實很奇怪。」到了第二年農曆二月初二，他果然接到市委組織部通知：要他做好準備，馬上就要到東方某縣就任代縣長一職。

震卦專門探討應對震動和驚變的策略。卦辭說：「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卦本性為動，在天為雷，於人事為長子、為驚變，是陽氣復甦和發動的標誌，所以具有亨通前景。驚雷就在人們的頭頂上劍拔弩張地連番爆炸，把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震得誠惶誠恐，無不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天地的威光。只有飽經世故的人見慣不驚，談笑如常，因為他知道雷聲都不過是春回大地時必然發出的宇宙的響動。古代在宗廟中祭祀時常由長子擔任祭主，是因為他幹練、鎮定，手中用於祭祀的酒具不會被駭然炸響的百里奔雷震落在地。一個雷暴就代表着一場驚變，一場驚變就如同一聲驚雷，要讓連綿不絕的陣陣驚雷成為穿透靈魂的聲聲震撼，徹底收起一切渺小和可笑的妄念和貪心，重新撥正人生航向；要在這令天地大作的雷聲中磨練自己的膽識和智慧，遊刃有餘地處置和穿越撲面而來的一切驚天事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一件重大事件突然發生了，這消息像晴天霹靂一樣把他震得目瞪口呆，整個世界彷彿就要從此殘破不全。世間沒有永遠堅不可摧的事物，也沒有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不會發生，他必須收起那些執着的妄念和狹隘的算計，加倍珍惜並握緊生命。明天的太陽照樣會準時升起，生活的車輪依舊滾滾向前。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一批明火執杖的強盜在光天化日之下從天而降，他們像狂風一樣把他家裡的財寶席捲一空，又像狂風一樣向着遠方的高山滾滾而去。他沒有哭喊，也沒有追逐，只是發出一聲冷笑：這群強盜竟敢在這法網高張的時刻頂風作案，是何其的猖獗與幼稚！他的被搶的財物正好成了為民除害的線索和誘餌。他選擇迅速向官府報案，堅信過不了幾天，不僅是他，所有無辜者被搶的財物都會物歸原主。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這是一個向來膽小怕事卻又偏愛歪門邪道的人，終於在圖謀不軌時被人們逮住成了甕中之鱉。他被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震得魂飛魄散，自覺地縮成一團已經嚇得半死的等待宰割的獵物。在僥倖撿回一條小命之後，他再也不肯邁出家門一步，一見到充滿陽光的世界就止不住心驚肉跳，他已經被極度的恐懼抽空了脊樑。他其實應該通過這場驚懼徹底認清絕境和出路，從此改邪歸正，蹈厲奮發，在他腳下展開的仍然是一條可以像常人一樣放膽前行的平坦大道。

九四、震遂泥。曾經目睹過一個個權勢人物的垮台和受審，絲毫引不起他的警覺和畏懼，總以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歷史規律在他身上可以網開一面，他已經被想像中的峰巔盛境照耀得豪情萬丈，決心在橫行逆施的道路上鋌而走險，終於被一場勢若奔雷的政治風暴擊倒，生命頓時毛羽零落，圍困他的泥濘已經無邊無際。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一場令人震驚的事故剛剛落幕，另一場新的更大的事故又接踵而至，危機是這樣的讓人應接不暇，把他撕扯得疲於奔命。他簡直成了所有災難的中心。但他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氣概，沉着有力地處置着一切突發性事件，居然保住了億萬財產秋毫無犯。他的本領顯然已經超出了處置危機的意義，在這個多事之秋，他應該為天下蒼生承擔更大的重任。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婚媾有言。接二連三的巨大驚變，把他的身體和心靈擊打得千瘡百孔、一蹶不振，乃至一聽到門外有人高聲喊叫，他就止不住渾身顫抖；看到有人迎面走來，他的眼睛就惶恐如一隻驚弓之鳥。他已經成了被災難蹂躪過的窩囊廢物。像他這種狀態，如果去上戰場打仗，等於是給敵人敬獻俘虜；他已經失去了做人的基本能力和勇氣，唯一的用處是隨時都能以息事寧人的姿態面對鄰里糾紛，只是，他不得不承受來自他的妻子的絕望與鄙夷。

百家廊 陶然

楊絳回家了！

前些天，網上突然傳來消息，說楊絳病危，嚇了一跳。平時電話都由保姆吳曉梅接聽，我立刻打她手機，她一聽是我，就說，是不是看到網上消息？她說沒有的事，是在入院調理，並非病危。當時她還說，奶奶問是誰打來的？我告訴她是陶然，奶奶還點了點頭。小吳還說，七月是奶奶生日，賀壽的人一定很多。我還說，簡單一點好，別讓她太累了。我以為一切安好，也就不以為意。今天突然得知，奶奶走了，叫我一時之間無法接受冰冷現實。所幸小吳告訴我，奶奶走得很安詳，她回家了。我翻看《楊絳文集》，看到〈我們仨〉的最後兩段：「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於今，楊先生也回家了，我眼前不禁一片模糊。

去年十月，我專程上北京去探望她，一次是剛抵達北京的次日上午，第二次是離京前的下午。記得那天臨離開北京的下午，我去三里河楊宅辭行，她正穿着棉襖襖讀一本書，見我進來，她除下老花眼鏡，笑着對我說，你來了。我挨着她坐下，握着她溫暖的手，問是讀什麼書，她說，是一個已經搬走的樓上鄰居的書。我翻了翻作者和書名，並非什麼大家的書，卻讓我肅然起敬。普通作者的作品，她竟然讀得津津有味，她的好學，她的不專崇名人，她的平易近人，都讓我深受教益。

記得那年九月去看她，當她看到北師大校園「敬師松」碑文，看得很仔細，看到我的名字涂乃賢下面，用括號寫上「陶然」，她笑着說，涂乃賢沒人知道，陶然就知道了！說起這碑文，是前幾年，我們知道花園的松樹底下，埋着錢瑗的部分骨灰，那是部分師生為悼念錢瑗，偷偷地行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深意。我們覺得應該給錢瑗一點名份，那時趁北師大書記要我們陪她去看望楊絳，因為楊絳早已閉門謝客，一般人她不會接納，我和仁強應該是例外。早在2005年4月，她給仁強和我的信中就寫道：「應仁強盛情，我將是你們的楊絳媽媽。」我們也就自認是「兩個兒子」了。說起應該有個碑文，書記指着我說，由你起草吧。我應命寫下：「錢瑗（1937-1997），女，江蘇無錫人，生於英國，1938年隨父母錢鍾書、楊絳回國。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教學認真，關愛學生深受愛戴。2004年，其學生張仁強捐資建立『錢瑗教育基金』，每年給十位優秀教師頒發獎金，以資鼓勵尊師敬業之風。特立此『敬師松』為記。學生張仁強、涂乃賢（陶然）敬立 2011年9月25日」，我請楊絳過目，她笑咪咪地拿起筆，畫了三個圈，說：「我批准了。」後來，敬師松紀念碑立起來了，從他們拍回的照片中發現，敬立的名字把張仁強、涂乃賢、陶然並列，我即電話北師大校友總會負責人，到去年十月我再去母校，已經把陶然以括號括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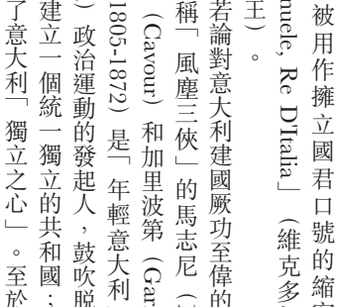
那時，楊絳手抄錢鍾書的舊詩詞，有時抄到下半夜兩點才休息。小吳把手抄本拿給我看，那是楊絳一筆一劃抄寫的，有些註釋要用小字，又要整齊，像印刷體似的，稍微計算不準確，便須重新用塗改液塗去再來過。因為北京一家出版社準備將錢鍾書手抄本製版印刷成書公開發售。楊絳的認真，是有名的。2011年9月，我們去北京探望她，出版社送來幾本再版的書，我拿了一套，請楊絳題籤，她笑着指其中的《文論戲劇二種》，這還要啊？但她都一一簽上：「陶然賢友存覽 楊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仁強本來怕楊絳累，只要她簽名就算，此時一見，也開口要她補上，楊絳依舊笑咪咪，打趣說，「你這是見財起意呀！」我們全都大笑，在笑聲中，她把仁強寫成仁賢了，是我與仁強的合璧吧？小吳說，不用塗改液了，但她堅持重寫，充分體現她的認真精神。

2008年12月24日她給我和仁強寫信，她說：「接到《香港文學》，特厚，打開一看，裡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藝》，我老記着錢瑗的話，『以後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兩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蒼默祐，陶然當《香港文學》總編，支持下來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藝》的一篇（按：指我在該刊寫的記仁強的〈歲月悠悠，也匆匆〉，文內有提及我們的老師錢瑗），尤令我神往。你們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憐的時候，得到你們的同情，幫她抵禦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按：錢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後，就要下放幹校，錢先生早已下幹校，家裡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媽媽心痛她，不放心，反來安慰我說：『媽媽，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們的同情，她終身不忘。你們兩個善人有善緣，也結成了終身的好友；我也由你們一念之仁，和你們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歲月悠悠，也匆匆〉細細讀了兩遍，不勝感動。」

2004年12月，我應邀去印尼開會，正碰上海嘯，楊絳即寫信給我，「前從仁強來信得知你到印尼開會，不知已平安歸否？甚念甚念。盼給我一短信。」後來她又給我和仁強一信：「我聽仁強說，乃賢到印尼開會，報見印尼海嘯，擔心了幾天後得乃賢電話才放下心。」關切之情，表露無遺。我心裡特別感動。其實印尼號稱千島之國，幅員遼闊，海嘯地段不靠近爪哇島，所以無事。

2011年9月，我們抵達北京次日上午，就去三里河探望楊絳，7月她剛過百歲大壽，她留我們午飯，大家圍坐着吃小吳做的河南滷麵，雖然沒有明說，但我們心裡都清楚，大約是補慶的意思吧？記得那天楊絳特別開心，吃着吃着，她開口提議，我給你們唱兒歌吧！當然轟然叫好。楊絳唱起來了，應該是久遠的歌了，唱得很動情，好像回到了童年時代，雖然以前沒有聽過，但我們都聽得癡了。

但怎麼可能？去年十月我特意飛北京看她時，她明明還起身送我到門邊，我擁抱她，我握着她的手，溫暖。小吳在一旁說：「奶奶一百零五歲了。」楊絳說：「一百零六歲！」我和小吳笑着說，是一百零六歲！哪裡料到，言猶在耳，笑聲依舊，楊絳媽媽就這樣「回家了」。想必她是回去找錢鍾書和錢瑗，「我們仨」又重聚在溫暖的地方。



■在北京楊絳家裡。作者提供

東拉西扯 莫理斯

意大利建國「風塵三俠」

舍妹莫文蔚跟意大利很有淵源，高中時考到獎學金去到北部的里亞斯特（Trieste）附近讀預科，現在的夫婿便是當年的同學和初戀男友；最近又成為第一個在米蘭舉行個唱的亞洲明星，更獲省政府頒贈文化大使殊榮，在典禮上還用流利意文致詞。最妙的是，妹妹的生日是六月二日，剛好跟意大利國慶是同一天，所以她自己也常說笑道，差不多可以算是半個意大利人。

提起意大利國慶，六月二日其實是共和國國慶，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飽受法西斯主義之害的全國人民投票取消帝制，連薩伏伊（Savoia）王室也被流放國外。比起一八六一年意大利建國之後，意大利人漸漸萌生統一建國的宏願；這個政治運動稱為Risorgimento，「重新再起」的意思。

當年許多意大利名人都是「復興」志士，如著名作曲家威爾第（Verdi）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即是「復興」或「重新再起」的意思。

當年許多意大利名人都是「復興」志士，如著名作曲家威爾第（Verdi）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歌劇Nabucco裡的《希伯來奴隸大合唱》不但成為了統一運動之歌，連他本人名字的五個字母也被用作擁立國君口號的縮寫：「Vittorio Emanuele, Re D'Italia」（維克多伊曼紐，意大利國王）。

但若論對意大利建國厥功至偉的人，則是公認為堪稱「風塵三俠」的馬志尼（Mazzini）、加富爾（Cavour）和加里波第（Garibaldi）。馬志尼（1805-1872）是「年輕意大利」（La giovine Italia）政治運動的發起人，鼓吹脫離奧匈帝國統治而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共和國；他滿腔熱血，代表了意大利「獨立之心」。至於身為伯爵的加富爾（1810-1861），則是個運籌帷幄的政治家，使用精明外交手段聯合了意大利各城邦，立國後成為了第一任首相；他是名副其實的意國「獨立主腦」。

而三人之中最富浪漫英雄色彩的，便是代表了「獨立之劍」的加里波第（1807-1882）。這位意大利的國家英雄，為祖國戎馬一生，所領導的「紅衣軍」全由志願者組成，尤擅游擊戰術，聯合了南方大小城邦後，再解放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他對士兵最慷慨激昂的其中一次演說中，有這樣的名句：「我不能給予你們報酬、糧食或棲身之所；我只能給予你們飢渴、長征、戰鬥和死亡。你們當中有誰胸懷愛國之心的，便跟我來吧！」建國大業完成後，他功成身退，拒絕了一切榮譽，與愛人歸隱田園，頗有古代俠者之風。

時至今日，無論你去到意大利哪一處的城鎮，都必定可以找到名叫「馬志尼路」、「加富爾路」和「加里波第路」的街道。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危地馬拉

近日翻看旅行筆記，原來上次去米蘭已是兩年前。途中某晚跟朋友外出吃飯，鄰桌的本地人介紹我們去看危地馬拉行為藝術家Regina Jose Galindo的作品展，第二天便冒着毛毛雨去看。

Galindo（歌琳多）生於一九七四年，很年輕已在國際成名，常以自己女性身體為「材料」，以不同方式經歷極度的肉體或精神痛苦，讓觀眾感到恐懼、痛苦和無助。危地馬拉也多災多難，經過三十多年內戰，至今各種政經和貧窮問題仍嚴重，女性更備受歧視和暴力對待，她就是以身體表達這些感覺，獲國際獎項甚多。我們在米蘭看到的，只是她作品的錄像和照片，已非常震撼。

她最為人知的作品，應是二零零三年的《誰能抹去痕跡？》：她在危地馬拉首都，用沾着血的光腳，在鬧市中走了一段路。錄像所見，並沒有引起路人注意，也沒途人好奇跟着她。後來記者訪問她，她說那個過程只用了四十五分鐘，然後就去公園的噴水池洗淨雙腳，再吃了點東西，就回去工作，並沒大鑼大鼓，只當是完成了一項工作而已。

她的作品大多都令人不安，比如有段錄像就拍下她探討死亡。先是在一個像醫院的地方，她躺在床上，任別人推來推去擺佈，再把她運到郊外某個像墳場的地方，把她放進棺材，還掘了個洞，把棺材埋進去。她也有些較輕鬆的東西，像一個叫Angelina的作品，是她限定自己在一個月內，無論去哪兒，都穿着傳統的女傭制服。她說開始時覺得很有趣，但日復一日，變得難過起來。作為一個傭人，且是窮女傭，人們就認定她沒受過教育，出身曖昧，很多場所也不讓她進去，人們的目光和語氣也愈發輕蔑。一個月後，她說自信跌至零。另一個好玩的作品，是她上影樓拍了輯隆重的婚紗照，在水晶燈下非常美麗，註腳是「為一件從沒發生過的事作個記錄」，有點意思。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港式英文

牛津英文字典新增一批源自中文詞彙，強調是港式英文（Hong Kong English），港人與有榮焉，本報也有詳盡報道。

新增的十三個詞，以食為先，與香港東方美食中心地位吻合，包括叉燒（強調是粵式烹飪，派生出叉燒包char siu bun、叉燒肉char siu pork和叉燒飯char siu rice三個詞），還有奶茶（用淡奶調製，香港特色）、燒味（siu mei）、飲茶（yum char）、街坊（kai fong），而搵食的地方叫大排檔（dai pai dong）。

有些港式美食，在海外如倫敦，已有現成英文翻譯，譬如叉燒，叫barbecue pork（燒肉叫roast pork），鬼佬（gwei lo）都知道，不會搞錯，現在確定為char siu，是粵語，洋人眼中，海外中餐，還是粵菜為主。

香港因緣際會，成為中英文化交流熔爐，牛津字典收錄港式英文，內地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也引進港譯英文名詞，譬如巴士、的士，還進一步發明「打的」這個時髦動詞出口香港。

外來詞彙不僅屬於文化，有時還涉及歷史，源自不愉快的經驗，譬如kowtow（磕頭）已成通用英文，是一場外交衝突的結果。而上海英文譯名Shanghai，英文原意不幸是賣豬仔（脅持、誘拐），是十九世紀華工血淚史一頁。

說起唐人街中華美食，英文裡有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中國餐館綜合性症）這個詞，指味精下得太多，外國人吃了之後有心跳頭暈的不良反應。